



仙畢齋

共八

^ 16
2368
7



和
2268
8-7



類命無倫者各以所知旌別以聞



御札贊并序

世盛稱魏文貞之能諫余以為魏公焉能諫乃大
宗能聽諫也太宗苟不能聽諫則魏公亦不過隱
默官京師耳不然則嶺海之外乃其死所豈能周
旋夙夜遇事輒言或抗疏或廷爭至於死而後已
耶使魏公享能諫之名於後世者實太宗有以成
之也吾友弘文館直提學金君訢夙慕魏公者也
以其父工曹正郎臣友臣所藏外祖成公概所書
魏公十思疏一軸進之于上其劄子有願揭此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疏置諸座右常若見徵之面聞徵之言等語
上惕然嘉獎即賞以御服又親揮翰墨以賜之未
幾有水曹參議之命宗直往候金君而獲覩御札
三復莊誦至尔父勸汝以魏公自許尔又勸予以
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因俯伏而嘆
曰雖太宗韋弦几案之答不能如是之款密噫
君臣相與之間誠千載一時也正郎既為潜邸時
甘盤君又昵侍經帷仍父子近清光而蒙隆眷其
欲報效裨益于萬一者曷容已已然非我 聖上
從諫之美同符太宗則亦不能自表其忠誠如今

也况魏公此疏 聖上平昔所服膺而力行者非
今日始經重瞳也然曰君之論啓而益有所警自
不啻若親遇其人焉其生也遭際太宗得盡底蘊
歿之千載又獲鄭重於 聖明如是使其神有
在豈不感幸於冒冥耶且君之先世講濤遇知罷
季庸主而得八字之賜士林猶以為羨談况君守
箕裘之緒專 堯舜之君而亟被寵榮出於尋
常萬之可謂能掩前光者矣君欲裝績傳又要余
有述辭不可得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贊曰豐、吾
王大度包容從諫如流允邁唐宗爰有蓋臣徵也

其倫乃進十思以寓忱恂披香清譙載嘉載悅解衣
以衣乃降親札煌煌金箋繫繫奎璧天縱之能非但
心畫詞旨溫純堯典禹謨既獎其子乃父與俱匪
私一家實勸百僚孰憚下言孰荒于朝唐宗在天
盪愧終息魏公有神當感異代吾王百度斯
乃一班稽首颺言天不違顏

貞熹王后哀冊文

維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三月壬戌 大行大
王大妃薨于溫陽之行宮某月日遷于光陵禮也
龜獸協日駉駉首途晨燎晰々於廟衛愁雲靄々

乎綿區八神將蹕三爵既斟

哀孫主上殿下

相載殫誠權慕疾心痛仙仗之不返悲永巷之莫
臨乃降睿旨俾頌徽音其詞曰

媯汭嬪虞曾沙母漢王道之成實資協贊代有彤
史昭我絜於皇我朝家法最正聖善相繼曰篤其
慶纘女鈴原是生碩媛 世祖初載誕膺妙選
儂體藩邸承歡 宸極妯娒戚婉咸懷嬪則間
羅弗造國步中微密佑神謀室命有攸功存十亂
位正中闡率禮蹈和顧史陳詩心處蘋藻教闡統
縱壺化川流十有四年 二聖禮陟憂虞相聯

日行黃道由其幹旋宸器得主瑤窗帖然博厚載
物振後光前深惟挹損燕處頤神明德之德宣仁
之仁巍乎衆爰總之一身翼之神孫拳之慈訓慈
昭前烈重熙昌運式罄孝思奉以一國庶幾眉壽
永享多福頃因清疾稍憇玉度靈泉薰浴乘此春
煦吉語初騰榮衛和裕翟弗將返權溢都中何啻
馮相告稷行宮皇祇震夜圓魄淪空三朝未展八
頌其曹嗚呼哀哉司造莫測壑舟倏移萬歲之祝
一霎已而追皇英於湘水兮宴金母於瑤池委環
佩兮披靈衣擁夷槃兮張素帷嗚呼哀哉龍哀慘

以變縷兮撫末命而攀號驚班隱以成踊懷社飯
而驚咷循凱風兮曷報仰昊天兮蓋高輶殷麟
原野逶迤青門永隔紫閣長歌嗚呼哀哉因山既
卜吉日載消威儀夙列羞醴潔蠲鄙禹穴之不朽
兮遵鮒隅以同阡梧桐敷兮萃鳳凰鳴兮雖
厭塵世之滂濁兮娛壽原之鬱葱嗚呼哀哉理有
屈伸數亦終始茫茫堪輿誰能久視唯至德之不
朽兮尚有賴於耆史我聖后之懿美兮宜同
符於任姒與鴻祚以無疆兮流芳聲於萬禩嗚呼
哀哉

睿宗大王謚冊文

應千齡而作之君丕整景命節一惠而為之謚率
由舊章茲極追崇式摠誠孝恭惟 大行大王
英明超古濟括自天監國撫軍基肇承於宥密詠
經閱史學已就於緝熙哀莞之 以宅諒陰孝蒸之
以奉父母深惟付托之重勉恢聽斷之規申徽百
司肅清羣慝雖一暮權綱獨運稍煩淵衷而萬世
法程大明適昭燕翼豈圖民靡洽於蒙澤天不永
於降年憑凡之命遽揚棄弓之慟莫極顧惟冲昧
叨纂基圖遺大授艱荷重任而誰托茹哀銜恤仰

昊穹而難陳今則飭終有期因山既設謹稽薦為名
之禮庸仰讚德之誠謹奉冊上尊謚曰欽文聖武
懿仁昭孝大王廟號曰睿宗仰惟聖靈俯賜昭格
天長地以永膺徽顯之稱松茂竹苞幽贊厓鴻之
祚

章順嬪哀冊文

維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十二月日王世子嬪韓氏
卒于其宮越明年壬午二月某日葬于岐州之新
塋禮也蜃衛宵嚴鶴閑曉闢雲旗旖旎以翻風薤
曲淒涼以響月 主上殿下哀少陽之無偶痛

元孫之失慈緬英魂而追念撫衰事而增悲式稽
令典俾揚貞儼其詞曰

天祚大東累葉重光任姒相繼陰教聿彰我聖當
守前星儼景畜德少陽孰司內政上黨之韓曰有
元功焉生碩媛來嬪青宮地望高華天姿柔懿齊
明夙夜克勤相事思媚中闈徽音乃嗣神靈錫羨
慶膺弓韜俶誕文孫與茲攸屬鴻休無彊景命有
傑夫何復沴連夕告徵慶聲未罷哀問遽騰後沙
麓兮訖祥恍月範兮隱魄悲纏戚里痛結宸極嗚
呼哀哉龍樓問寢鷄鳴誰告鳳雛在苞焉知胎教

披容衣兮如在委環佩兮若休謝青春而莫返兮
但金母而邀遊香奩掩兮玉臺塵露華溥兮深宮
愁嗚呼哀哉乃卜靈龜乃簡元辰爨章備舉方物
畢陳酌玉醴於祖帳兮背鸞殿之翠息龍驂駕兮
躡步川原繚兮遠遲嗚呼哀哉鬱鬱佳城鈴平之
彈青烏布墨后土儲祥玄宮既闕乃安乃康百靈
朝兮肅兮翁仲立兮閣兮悵宮官之兩泣兮鵲羽
翹之空還嗚呼哀哉彭殤不齊萬古一致有德無
壽孰主張是惟續女之芳聲與夢日之遐福托彤
管以不朽兮永丹青於竹帛嗚呼哀哉

仁粹王妃封崇玉冊文

資坤以成恩同極於鞠育尊親為大禮宜重於推
崇茲率舊章式揚經典恭惟聖善明哲柔懿靜專
儼昭考而嗣徽音懋修嬪則誕眇躬而詒慈訓丕
彰母儀嚮在承襲之初密贊保佑之策家邦衍慶
宗社底寧顧惟厚德之酬盍謹隆名之薦謹奉玉
冊上尊號伏惟俯循眾志昭受天休彤管有輝庶
奉養以一國皇圖永固期怡愉於萬年

祭亡妻淑人文

月日夫具位金宗直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敢哀告
于亡室曹氏淑人之靈嗟淑人棄我何亟百年
之約三分經一卅年伉儷一朝而訣追惟往事胡
寧忍說嗚呼哀哉君生名族配我儒素柔淑寬慈
中有尺度祇順先妣晚益和裕先妣每云吾婦可
慕我姊我妹驩然相護妯娌之間一無或忤鄉里
親戚孰偏好惡德何克全壽何不具嗚呼哀哉我
牲鳩拙斲石屢匱君亦安貧不事贏利菲食惡衣

始終罔異如值賓祭儀物必備君調醎酸藜藿亦
叢五噫孟光柴桑翟氏君賢似之我所深倚方謀
休官採山釣水白首相依以保餘蔭茲計幾就胡
遽至此嗚呼哀哉君之生世艱厄重仍年未周星
母疾不與外曾考妣鞠育哀矜未及于筭累失所
憑從外王母女範其承王母又沒沉痛曷勝及故
于我休咎輒微歡不滿眼得禍尤弘兩更三年黽
勉嘗蒸我蔑聞道百鬼侵陵二女五男相踵魂亦
君以摧裂夙瘳轉增嗚呼哀哉昔君得疾實因辭
晚風邪血毒于中旋轉十載服藥積聚銷前前往

復患歎證亦淺久而當已庶幾平善遂致因循治
瘳不勉竟以此終令我慚覩嗚呼哀哉君之嚴君
康強在堂良辰佳節誰侑酒觴君之兩女少者在
房他日于故誰辨其裝君之諸弟譽聞俱良莖藿
莫粥誰為而當如婢滿庭失廡俵、左右使喚誰
其主張新等屋廬有園有塘君不留居誰與周章
嗚呼哀哉寂寥西閣君其在茲夜衾鯁擲象君平
時飲食供具亦且隨宜君昔勛勞終無一兒執喪
者誰嗚呼已而我欲辭疾為服杖期謬蒙
春賜藥以醫難辜
恩命將赴京師言之裏事

吾將過故幽明無間當知我悲嗚呼哀哉米谷之
原松楸鬱蔥玉果兩壠安厝其中君母及子在兩
壠東營君宅兆卜以玄冬九泉會合其樂融之逝
者然矣生者曷從奠酌以告號慟莫窮嗚呼哀哉
亡友金善源甫哀辭

善源余之友也史余七年正統景泰間余與伯
仲氏趨庭于甘文善源惠然肯來遂講學于縣之
別館焉後又與余同入黃嶽之能如寺溫理古讀
前後麗澤之益不能以一二道也余之求友於嶺
南而人稱其翹楚者善源其尤也及余先得科

鄭弼善孝常遊洪濟院僕無奴馬不赴作詩
以寄

英英官坊疾風望儀前修暫停靈門講畫此川上
遊暖日泛草木滿眼來牟秋華搆挹邀矚可以舒
幽憂同官松材雋有似墳麓酬畸人不見鄙邀共
觀游儵我今謝纒鎖啓處得自由但恨旅食來鬼
笑什一謀雖云併日炊樵僕無時休馬閑少莖秣
厯隲不任騶徒行豈非好却怕經陵丘鈴屨負勝
賞何異樊籠囚落日獨隱几出門無朋儔北郭繚
仁王望望空轉頭晴光澹如酒興馳藥玉舟平生

懊惱處應在洪濟樓

端午觀鞦韆 憶秦娥

秋千架佳人遊戲傾臺榭
傾臺榭翠翹花勝修高
倏下玉孫却被無情惱
躊躇牆外香羅怕香羅怕
故家心醉終宵喑喑

和蕙善

蝸角功名未易拚
誰知方寸畜疑團
半生已作詩書誤
千里還孤菽水歡
閱世笑狂纓
屢絕居家計
拙酒長乾年來直與寒威慣
却怕焦頭向熱官

用臯隱韵送琴翰林以田制敬差官啟慶尚

道臯隱即判中樞安止也為時大儒

聖朝赫赫開明堂
衆材林林掄豫章
止園東臯如流星
誰敢蠖屈皆龍驤
巖廊更有金衛寺
何異梓匠短長先生才
調故無匹胡為白地
仍彷徨憶曾聽苑踵
群彥翳以鳳凰參
翱翔世情翻覆不可
詰宦途矧是積薪場
十年泥滓豈天意
賢者之後當復昌
太保作人世無有至
今夢想掩李光青氈
袞袞傳雲孫先生况
乃白眉良遊藝洞却
熙公術方田句股能
推詳九重旰食為經
界駟騎催發華山陽
南民飢渴庶足慰
夾路秋菊臺漿香似
聞東

士穀祿平廷喜遺黎安堵墻山妻見鞠章孝子送

別此日滄沾觴竣事回來罷前席會見先生門戶

強唐章全益少孤為兄全啓所鞠兄亡服斬衰以

氏之父前王果勝監諱克和所鞠王果公

為其兄克諧服斬衰三年無其孤柔如已

子故柔亦以父事之既貴顯甘旨問遺不

絕欲報服以三年而先王果公卒鞠林即

柔之子也

山穀
作仙

送泉上人遊金剛山進退格

機鋒擾屢躡玄蹤了了知師不落空曾是東西南
北客要看一萬二千峯陰洞壑山都府納納滄
溟海若宮觀盡瑰奇早回錫虎溪思欲共搘筇

于安國寺寺乃高僧行乎所住處畫像存

山中人兮忽三四嘗携手兮其虛徐蘭為湯兮弱

為薦芳閭閭兮屋廬日澡浴兮或坐臥精氣搏兮

麤穢除朝而翕兮石留暮咀嚼兮冰蔬雖神仙兮

遼以隔羌彷彿兮為曹招乎師兮揮塵邀王母兮

分樾晒空門兮多幻嫌下土兮遙邀密靚處兮高

觀知義勝兮身肥鉤輶兮雲木澁勒暗兮苔扉

夔一足兮畜恠又狐狸兮聚族雲冥冥兮月黑競

恣睢兮躡獨念畸人兮縛塵纓隱思子兮勞心曲

樵眩畫兮李縞夜韶華續紛兮悅目湛中園兮可

樂君胡為兮空谷

擬登樓賦

乙酉二月余自密陽還京道出汝川渡赤
登灘登岸上樓覽物傷懷遂擬仲宣登樓
之作

後千載以登樓兮心實獲乎古人胡蓬葦之側陋
兮希明揚於昌辰曩孤騫而識路兮依士師之清
塵雖徑竇之紛如兮不敢睨之敢驅果與世而齟
齟兮宜顛躓乎險途既三釜之不吾謀兮排國門
而南徂凌雪霜以遙奔兮就慈闈於推火值歲年

之未稔兮腹蔬糲之不果省兄弟於影堂悲鏡鸞
之孤寡里閨續其來集兮故儆余以仗馬專純嘿
以靖處兮願遂耕釣之初心歷玄英而發春兮鳥
間關於園林理角巾與蠶屨兮思道遙乎幽尋時
搜補於兵額兮將械余以兜鈴匪緇黃其曷逃兮
觀貞卜於鄭詹仰春暉以流涕兮矯冠佩而悲還
慨余行之遲遲兮矧道里之脩艱朝余征而夕寐
兮連日遠乎關山水何深之不臨兮樓何高之不
攀戾赤登而徑渡兮忽茲宇之如跛聊繫馬以徒
倚兮恍烟景之邈迤俯湍瀨而窺魚兮想故川之

魴鯉覽榮木於聚落兮懷故園之桃李擷芳新於
野田兮緬故山之巖薇膠余心而莫捨兮羗中道
而懷故子起立而騁目兮白雲藹其孤飛復憑檻
以假寐兮魂怡憇而無所極忽僕夫之喚醒兮報
黃梁之已熟揮沃盥以迺行兮駿烏奮迅其西昊
下階梯而捷鞍兮腸馮回而鬱塞固行止之在我
兮何不斷而自惑唱捧檄而動色兮非尋常之可
測念乘田之為貧兮亦復歔歔乎接輿苟自圖於
封殖兮人誰食乎吾餘嫉世俗之誇濁兮驕妻子
於白日椒蘭隨以變化兮哀容長而無實有龜道

之如矢兮羗羣咻而衆啞徵往括之兮獨兮信余
命之多讐顧初服其猶未悔兮縱阨窮而勿遷尚
百歲之在後兮懼誓言之不堅聊書紳以自詔兮
庶日夜以乾乾

觀魚臺賦

丙戌七月李施愛反予以鄴度使之命簽
兵到寧海府兵未集與教授林惟性進士
朴致康訪稼亭魯家仍遊觀魚臺是日風
恬浪靜俯見羗魚游泳于崖下遂和牧隱
小賦以貽二子云

肅承符于玉帳兮東將窮乎海涯紛羽檄之交午
 兮余安能以恤他懼杜事與老謀兮洎日月以消
 磨四禮州之闐闐兮聊延佇於前修之故家有臺
 巖岷于厥傍兮襯赤城之晨霞從二客以指點兮
 恍不知身之憑灑氣而攝茲地也蒙莊奚詫於知
 魚鄒益敢稱於觀水倚危磴而避矚兮渺雲濤其
 幾里少焉颺毋不翔鹽烟遙起海市如掃光景歛
 異劃長嘯以俯窺兮羣魚撥刺以悅志蹇族戲而
 隊游兮匪膚寸灑灑之可擬凌通波以喁噏兮縱
 網擲兮奚冀或掉鬣而奮鱗兮吾恐風雷變化以

通靈攀虬枝而太息兮感物類之咸寧並鳶飛以
 取譬兮孰聽瑩於至理斯太極之祭于前兮矢佩
 服而勿棄眷二客之脩騫兮忽有得於瞻跋崇羽
 觴以相屬兮恆一本之在此酌牧翁而咏媵辭兮
 若飽餒於昨旨肝膽非楚越之遙兮願同歸於明
 誠之君子

謁夫子廟賦

景泰甲戌秋嚴君自成均司藝出為星州
 教授乙亥春余及仲氏往省焉日留黌序
 讀書樂諸子入禮夫子廟見大聖以下四

聖十哲皆塑以土歲月已遠黠黠如入古
寺見千歲偶人予愕然不敢指視以為大
聖大賢如有靈其肯依此而受享乎於是
咎始作者之無稽書此賦遺諸子俾改以
木主云賦曰

歲旃蒙之首時余經越乎茲黷羣狂簡之君子瞻
夫子之廟庭撫中唐之文杏欣時雨之敷榮闢金
鑄以磬折起闕里之遐想入余恐而仰視忽肝膽
以懍惘何於穆之清廟塙泥土而肖像無異夫浮
屠之宮兮安得髣髴乎東門之堯顙矧歲久而日

把黍熟秋氣早充盤飴餽甚真率官家孝理及委
巷六中華遊應秩秩簪纓高捧几於歡文度定居
癡掾膝我今偪側泥塗間送子此時心若失連闌
回首雲蒼蒼釣瀨入夢風蕭瑟時來悅親自有道
旅食還悲身世拙南辭歎舌滄海舟返路當從推
火出停鞍為致兒消息聖代浸浸向儒術

寄仲容兄 宗裕

丈夫何苦哭途窮世上紛紛盡賣僮巢父未敢為
六逸敬通却笑與三同衣冠襍襍東華裏鐘鼓喧
喧址里中楓葉蘆花馬巖曲何時着我倚西風

謝任叅判惠米周急托言釀酒之費

豈有龜魚堪換酒亦無文字自撐腸公今指廩隣
吾道笑殺山妻面復光

五絃琴藝文月課

塵華天子方君臨元凱濟濟聯纓簪皇風沕穆吹
宇宙獲鉉祝栗陶一心尚薰殿閣祿不斷袷衣自
調三尺琴地紘天闔入微軫長養功故要妙音危
犧謾勞二十七簡易足致神明歆熙然阜財復解
愠雨露自與淵藪深儲儲父老仰聖德鼓腹和以
康衢吟九頭五龍爾何世率舞不翅來儀禽自從

三輅南巡後四海過密空霧襟上聖制作日變化
羽徵適足供吐淫淳風死去不可挽只有遺歌傳
至今千秋生氣無成虧三叫蒼梧雲正沉

和善源在星州見寄

五雲深處儼鈎陳鷓鴣通班未易親餬口空懷萍
似日劇功曾看虱如輪每當搖落吟明月欲賦故
來憶故人他日仰川容卜築羊裘合在海東濱

送林興德壽昌之任次諸公韻

淡水交情已十年名場君著祖生鞭高才穎脫曾
治劇小邑瘡殘暫屈賢汗竹要題循吏傳班荆須

誦角弓篇關河塞鴈秋風急回首行塵腸欲然
作吏非惟理豆區家家絃誦在君候烹鮮勿擾方
為政帶犢無人自有秋衙罷覓詩琴閣靜春來巡
稼晚山稠聖朝好獎分憂吏會見魚書落海頭

奴金三三命

千里囊箱阻秋來汝腹飢艱難不相保義分忽如
遺既怯推蘇力無妨工八時唯應怨造物不與下
愚移

大駕自溫陽還宮成均館歌謠并叙

成均生自臣某等伏覩 主上承天體道

歲而一罹人理有所難堪况乎一歲而二遇之乎
王夷甫所云情鍾正在我輩殆為吾今日發也雖
曰死生脩短各有分割亦恐吾之積惡有以召之
而鬼神所以未悔禍也然豈敢以此而遽謀退逸
自徵倖於高人隱士之目乎老母悲痛之餘亟還
密城晨昏色養不得如志而且宗直素有羸疾自
經憂患精神氣血非復前日平昔山林之志轉輾
益深所以辭之至再而不能已者也天嶺之人不
求吾志而徒求吾迹宜乎以宗直為悼天札也為
避家患也自得相公書始悟吾之果輕於去就也

况然如夢之得醒又不得監司之命而徑還治所
噫微相公宗直幾為慈之天所蔽而不能自明於
流俗矣相公斯文山斗廊廟著龜適以憂服越在
草莽下邑之人如值獬鳳爭先覩之為快宗直實
緣夙分不能以朝夕聞警教之音罪安可逃今蒙
發覆守官如舊矣蒼茫歲暮雪滿園林瓊瑶之迹
當繼踵於門下言不悉情伏紙隕越

荅綴書

二書來知尔有悔悟之萌過而能改聖人所與况
余之於尔苟其能悔安有怯閉其自新之路乎前

日余之責尔所謂操之為已急使汝奮髮捍捨而
遽形於語言此余之咎也豈終怒汝哉嗚呼先君
之服而翁喪主也余從而居廬今先妣之服尔乃
喪主也余又從而居廬二十有五載之間前後同
人之父與子跽伏草土于茲山其於人世何如也
余之戀戀於尔而欲其適歸者以此也然其懇惻痛切
之不能已于懷者不徒是也汝在此則饋奠也吾
從尔焉對吊賓也吾從尔焉余獨居則人疑余於
喪主不可也患是而空聖室不守亦不可也賓客
來輒問尔之處縱語之以寧其孀疾之母一二遭

則已久而四五至而問之內所不足者其何以辨
之如尔之年芳途遠而一行之虧衆謗之歸其可
不慮之邪抑又有重是者焉吾宗起自和義已百
餘年于茲良醞公以後諸宗子姓亦已衆矣而仕
為公卿者絕無矣登科第者唯吾先君及先君再
從兄諱從理及而翁與余耳嗚呼百年之既久也
而得第者纔四人也而吾家有其三往年康錫又
捷甲科茲亦吾家之學也由是而觀之祖先積累
之業似將發於吾家也余昔命尔諸從名俱從絲
聲者冀能繼續家業以傳于永久而不替也綬紘

輩仲氏自教之必將有成余僅有一子而今為廢
疾之人無復有可教之望矣汝二人嶄然已出頭
角矣然學之博以奧則猶未也狸辨之始免而刻
鵠之尚未成也苟少弛於溫習歲修則日月逝矣
其將乃何余雖薄於德而媿於學出身以來猥蒙
主恩常不離於金馬玉堂之上以故雖在山中遠
方之士或有相從問學者忘哀講誦無所逃於名
教之罪人姑以斐然之喜不甚拒之也尔若能朝
夕在我側讀禮之暇日求知所未知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以隆他日篤行之基則三年之

間庶幾梯屨之有秋以無墜祖父之緒不亦可乎
其與重足負笈而來學者寧不信筴焉此余所以
望汝擺落世累而適歸也嗚呼今之世無而翁矣
而翁孝友忠信出於天性昔在高靈膝下嘗患癰
癰以臥余侍疾一日先試蚯蚓汁余時年少不覺
其汁之惡而偶一啜焉兄謬以為德性相肖而友
愛之篤終始無間悲夫今日雖欲再飲蚓汁胡可
得邪同居此山三載茹哀每夜半甦覺晤語耿耿
尚在耳傍念至于此肝腸如割兄既不可見矣兄
之遺體汝二人在焉吾之欲提擗成就使之立揚

於世此心烏可量已汝勿以吾前日之責大盛迫
而恨我也妻孥若露處無地可托則經始之事須
粗完而後還可矣雖然子朱子有云君子將營宮
室先立祠堂於正寢東冠之家禮之首爾其知也
歟不一一

與密陽鄉校諸子書

赤熒受代品物流形念惟諸子之嚴修何似崔先
生之函文何似某服闋來為凶年所驅挈挈還金
陵不得一日安居于桑梓與二三子討論遺經叅
究時制以扶植學校中不可墜之綱維使之永有

所守寤寐良用介介尔日者謬蒙 上恩承乏
侍講不幸以疾奉辭于朝疾省愈矣身苟閑矣則
將貨舟南還可以遂前計矣竊思之鄉閭風俗所
以澆漓朝廷教化所以雍闕其病源專在於學校講
學之不明也講學苟明則孝悌忠信之教人人服
習由庠序而及閭巷薰蒸條鬯不能自己五倫各得
其序四民各安其業比屋可封之俗亦因以馴致
矣安有頑嚚干紀之人蟠踈於其間哉由是觀之
一邑之治忽實關於鄉校也不惟一邑雖天下皆
然大小雖殊而其揆一也密之為邑久矣山川襟

帶清雄奧邃田疇肥美烟火富庶山有楮漆熊虎
金石竹箭之利水有蒲贏菱芡魚蟹菰葦之饒通
工易產之人四方而集雖謂之東南一都會可也
其民亦勤於樹藝登績敏於租稅徭賦上之人苟
以仁義漸摩之可易化而易使也前朝中葉乾綱
解紐州之群不逞如方南桂年之徒誑誤齊民以
應珍島之賊嘯聚未幾自底蕩覆世遂以此貶絕
其俗後之錄觀風誌地理者咸曰其民好鬪爭至
今為山川人物之羞辱焉嗚呼齊魯文獻之邦也
孔孟之遺教存焉而更歷世運奸夫大盜據其地

而為亂者多矣然而中國之人不以是併諾其地
若稱禮義之俗則必以二邦為首乃之何吾州以
一方桂之亂而百載之下尚蒙其污鱗耶可見錄
觀風誌地理者之不寬弘其量而不許人以遷善
之路也蓋地無古今而人有古今反薄故厚豈無
其機然則其責不在鄉校乎方今 聖明在上
文治方隆諸君俱以秀士選于畎畝披逢掖之衣
居首善之地是宜上體樂育之恩下念轉移之術
講明孝弟忠信之道為閭里倡開道羣愚滌滌舊
汚乃其事也此來學規額廢長幼凌節新舊失倫

絃誦之聲殆絕驕淫之風相尚誹謗每及於官府
告訐輒形於友朋其所為至有稚童牧豎所著導
者信如是則鄉校自壞其俗也尚何望於一鄉之
觀感而興起乎抑又聞教坊倡女人各自占招宿
齋舍或有相竊者且於釋奠飲馔及師長稱壽凡
宴好之日明倫堂上妓樂前陳青衿雜糅淫歌慢
舞詼嘲媒笑脩諸醜態夜以繼晝居師席者亦狂
於故常恬不之怪遂含糊不之禁非惟不之禁又
從而沉酗袒裼者往往有之噫斯乃傷風教之一
大端也夫齋云者所以收斂也明倫云者所以講

明人倫也以是為名夫豈徒哉今乃以為宣淫歌
呼之地不亦褻乎先王之教人生十有三年學樂
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春夏教以禮
樂是皆所以為齊明之具也曷嘗以世俗男女相
說如禽獸之行之為者為樂哉而况放鄭聲夫子
所為答顏淵為邦之問也今以釋奠之日而鄭衛
桑濮妖邪蠱惑之音作之於聖廟之傍可乎講學
之不明茲可類推某頃與吾黨識者語及于此未
嘗不憤切于懷以為閭巷之風雖難狎革庠序之
習何忍曰循昔何蕃當朱泚之亂毅然叱六館之

士使不從叛韓退之稱其勇又古諺云一人善射
百夫決拾言效之者衆也今諸子中苟有知前日
之非而奮拔乎流俗于以矯拂其操行于以講究
性理之學于以誘掖其儕輩鄉黨則是今日之何
蕃也是今日之善射者也吾安知一枝之士不黨
然從之爭為決拾之倫邪又安知一邑之人不黨
陶漸染皆勉為孝弟忠信之行邪民彝物則從古
不泯變化之妙捷於影響願諸君毋以菲薄自居
而勉旃可也或謂余曰承流宣化府主之職也講
學明道教官之任也子無其責而為是之喋喋雖

勤何裨余曰府主教官其故雖善止行於六期三
期間耳且前之善後之繼者鮮矣余則鄉中之一
耆老也斯文之一先進也與諸子每春秋周旋揖
遜乎鄉射鄉飲養老之儀矣夫如是則蓋棺以前
皆責善之日也非其人則已一毫有仁義之心者
一再至三之間寧有不惕然懼翕然從者乎或曰
予之言然遂併錄以瀆告焉惟諸子諒之

答表少游書

足下有義行而欲避其名今累數百言求以駁報
牒而追改之其意懇惻其語無所矯飾嗚呼此足

下所以為不可及也僕識足下於京師積有年紀
但以文學相推重耳未嘗聞有至性如是也今待
罪為邑長於斯往往與俞林遊俞林吃吃詵足下
治喪之義鄉長黨正文薦之俞林信士也况鄉黨
之公言乎僕於是乎益深歎服適有朝旨令搜訪
孝子順孫忠臣烈女以聞遂不敢隱蔽而與朴白
孝金烈婦並報于監司僕曷有私于足下耶足下
之行有三難焉吾東方喪制壞缺雖文獻故家不
能拔乎流俗不恤於陷為不孝之人足下之治喪
則不于易而于哀而禮亦無所缺焉此其所難也

畢齋文集卷之一 二十六
世之人苟有小善鮮不沾沾自言猶恐人之不知也而足下則畏人之知此其所難也七七之設果雖浮屠之法然足下則只祭於凡筵非世俗諂佛者之比且所謂隧道者其能備石室金樞芻靈茅馬以之雜陳於墳內乎苟不能是則先瘞外柩於地而開一面納棺不可謂之隧也亦不可謂之僭天子之禮也禮有讀禮之文則觀書無妨又有服藥之語則啜酒何傷凡此數者絕不為之固大喜也然事有不得已而為之此亦仁者之過也今足下以不慊於心者自引以為大罪此尤其所難也

足下能為人所不能為有是三者而推讓於由孝由孝不學尚且為孝子足下獨不得為孝子乎以如是之行而聞諸朝編諸史策豈欺國家云乎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他日鶚立朝右竭匪躬之節將懸書於忠義之傳僕非足下之望而誰歎節迫吹帽可與足下一話否

荅南秋江書

秋江足下僕自湖南還都下幾及半載而竊怪吾秋江之間一不至意以為秋江往歲遍遊湖嶺之外辰弁二韓之遺蹟搜討無餘今則其人必在鐵嶺

畢齋文集卷之一 二十七
以北或沮江以西湖豆漫而望勿言挹婁之墟
馬訾而訪國內九都之域仿佯底滯而不返尔不
然何其絕無影響至此極耶今晨剥啄忽得淨劄
端楷如投公孤之門者折而觀之乃吾秋江之書
也噫秋江何待僕之薄邪僕衰朽日甚不修邊幅
久矣何以當君子虛辱之儀邪自述挽歌四章載
其左方讀之再三然後始信秋江非遠遊也乃病
也所恨者秋冬來僕亦病一旬九臥不得造求而
晤語也姑玩其詞足以嗣淵明少游之遺響矣然
因是又足以知吾秋江年終之不窮也彼二人之

歌皆臨絕之作故陶則曠達秦則哀楚而止耳更
無紆餘不盡之味吾秋江則似傷其在世六厄而
竟云三十六年間長被物情猜其自讚也深矣且
有拳拳不忘斯世之慮焉是豈溘先朝露之人哉
如秋江者二豎雖能困苦其身焉能操縱其壽夭
乎但其大數朝夕之說近於談祿命恐非秋江之
所宜道也僕嘗聞古之人多有豫作壽藏之兆者
又嘗見鄉中老人自治棺槨至其衾衾歛襲之物
無一不備常常自臥其中以迄沒齒此蓋非徒
為緩急之用或有哂其暗行祈禳之術者焉今秋

江之擬挽無乃類是耶斯言戲尔三之日陽氣和
煦品彙昭蘇所冀為蒸園慎自調攝不宣

后妃明鑑序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健統天至哉坤元萬
物資生乃順承天蓋乾道至健坤以至順而承之
乃能成生物之功后妃之職其亦猶是乎苟無坤
順之德則何以配至尊而聽內政乎恭惟我
至上殿下由文子孫嗣大歷服乃恢至治之規乃
奉東朝之旨命徑造臣某等裒集古今后妃之蹟
將以為中壺之鑑誠臣等祗承睿意博蒐傳記上

自唐虞下迄高麗得善可為法者幾后惡可為戒
者幾后彙編為幾卷書成而進命名明鑑仍命臣
宗直序之臣竊惟有虞之治基於媯妣二南之化
兆於關雎孰謂國家隆衰不係於內治之得失乎
是故盛德之世懿行淑德更為內助彤史有記鷄
鳴有戒裡謁不行於朝外言不納諸閫至於叔季
始狂禘禘之情浸干朝廷之政或憑母后之尊專
擅斷制之權螽斯義遠牝晨禍興率之為天下後
世之笑者前後相接也嗚呼帝王之能體乾健者
蓋少而后妃之能體坤順者益少焉帝王之能踵

舜文者蓋少而后妃之能踵姚姒者益少焉母怪乎治道之日趨於放蕩而資始資生之道不能以相成也天佑本朝世有聖后家法之正人倫之叙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况今 聖明在宥上為三后丕隆毋儀下焉 中宮克嗣徽音謀謨裨贊

動合天心然猶拳拳於往轍視其善者而思齊焉視其不善者而警誡焉昔唐太宗以為以銅為鑑可整衣冠以人為鑑可見吉凶今此明鑑吉凶昭矣興廢著矣置之椒闈清讌俾嫔傳之典圖史者日誦於前則非特思齊警誡而已服膺真積之久自然與皇英任姒神交千載之上而馬鄧高曹不足論也將見陰教之及物薰蒸透徹駟虞麟趾之義化周洽於海隅矣吁其盛矣哉

亨齋先生詩集序

世謂文章之與命不相為謀故要妙之作多發於山林羈旅之中達者則氣滿志得雖欲工不暇為也余則以為不然窮者而後加工雖信有之然公侯貴人之能者亦豈少哉其器宇之宏而天分之高金章赤紱若固有之者出言而金石自諧觸思而風雲自隨其仁義之彌邇于中者自然泄之於

詩而不容掩也。又焉有氣滿志得若細人處富貴者之為也哉。是故穆如之頌，非關於羈旅紅藥之詠，不在於山林燕許擅聲華之宗。韓范富風雅之製，如是者，代不乏人焉。雖吾東方之作者亦然。高麗之盛，表表名于世。若金文烈公、李文順公、李大諫、金貞外、益齋、稼亭、牧隱諸先生，非宰樞則給舍也。其未達者，吳世才、林耆之數人而已。以是言之，蓋見達者之未嘗不工於詩也。亨齋李先生生于麗季，長于名胄，而能掉厲不群，無書不讀，閱乎中而肆乎外，其為詩文優游渾厚，法律森嚴，少處濁

世自鳴其膏中之蘊，及我

聖神興運，攀鱗附

翼，歷相四朝，得施其經濟以紹祖烈，而能以詩笙鏞一代，嘗再奉使于皇朝，抵燕薊，涉江淮，與聞人陸顛章、謹輩唱和其都邑河山之巨麗，禮樂文物之融後，收拾涵蓄以盡天下之大觀。達者而工於詩，先生亦其人也。然而先生務自諷晦，平生所作人罕得見之。先生歿後三十餘年，余與先生之孫監察永綦同官，僦屋又比隣，相得甚驩。成化乙酉春，監察出守靈川，將行也，示余先生亂藁曰：吾祖之功名事業，銘之鐵卷，紀之青史者，炳炳也。而獨

此文章無傳焉吾以是懼將欲編節官牒以圖繡
板子為吾編之余辭不獲則遂分古律詩二百九
十六篇彙為四卷雜著三篇附錄于左又竄定先
生手草年譜而弁其卷首曰喟而言曰家有弊帚
為孝子慈孫者尚不忍棄之况此言語菁華之不
朽者乎况功名事業曰是可以求其髮鬢者乎君
之子孫競欲克肖以不墜箕裘之業者將不在茲
歟宜亟梓行以博於四方也

送簡上人還日本序

世祖大正十一年乙酉日本僧秀簡來

世祖以觀音現像及舍利分身天雨四花等事
載書契并以禮幣授簡故達于其王使同
叅適其國亂簡僑寓僧房及村舍凡五年
至是亂稍定始得國王答書來復命

殿下即位之明年秋日本國簡上人奉其國書款
我南徼有司奉旨傳遽以上蓋為我

惠准大王復命也其容貌清以秀其言語詳以雅
進而拜命於北闕退而受享於南宮其周旋揖讓
動以規度而不失尺寸朝之大夫士咸歎曰上人
生長洲島且為沙門之服宜若不能諳練於表著

易子之禮所講誦者不過竺乾貝多之書何有於
三百篇然而擯介之際專對之能雖端章甫習威
儀者有所不能而上人皆裕為焉信乎日本之多
材而上人之拔乎羣類也或有疑者曰浮屠氏之
法以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為貴故逃空虛躡
烟霞面壁坐趺以究觀夫所謂性者而期成其所
謂佛者乃其道也今上人則童顛方袍翩然來思
問其志則以弘忍臨濟為之依歸問其事則若季
札之歷聘齊魯而觀禮樂是急焉何其名與行之
相戾若是耶予解之曰人不生於空桑而不知四

大之為尊則何以立於世乎上人雖囿於國俗不
能以簪紳為飾而能知尊其主服其勞有可以利
於國則不憚夫道途之遠管蒯之危視舟航猶丈
室履風濤若平地唯所使而之焉噫其中無所蓄
積者不能爾也觀於名以簡而彌以全璧則其志
在於慕古人而不在於搞死窮山可知也已我
聖上光紹丕圖交隣以誠仁心仁聞暢然四達禮
樂文明之治且將比隆於周漢之盛時此上人之
所觀感而歆豔者矣今扶桑之域有稱兵為亂者
風塵之擾殆三四年于茲上人之還也以觀感而

歆豔者覩縷于國王及國相有能更化而綏定則
草上之風必偃為赤子者孰敢盜弄兵於潢池中
我苟如是一國皆受上人之賜而相如全璧之功
不足侔也雖不冠帶其身庸何傷焉

送金直長駿孫驥孫兄弟榮親清道序

士君子之悅親不一其道而科第其尤也自唐宋
以來閔材碩德之人奮起鄉曲表儀朝著功名事
業震耀當時垂于後世者率由是途焉當其褒衣
博帶歌鹿鳴而來也藐然山澤之一男子耳及乎
入試蘭省臚傳螭階收聲名於一日荷恩寵於九

重異時為大夫為公卿曰之以馴至其父母之權
欣忭舞自慶其英豪俊傑出於吾夫婦懷抱之中
此人情之所同者也而况冠多士而大魁聯天倫
而共甲斯則中國之與吾東方前後所未聞父母
之喜悅必出於尋常科第也萬萬非但一家之慶
實一鄉之榮也非但一鄉之榮實一國之光華也
金寧金氏兄弟乃首露王之遠裔而老先生前執
義諱孟之子也自髫鬣時承家庭之訓學問優深
詞華警發元方季方難兄難弟為儕輩所推服者
有年矣壬寅秋我 殿下謁 先王陵寢訖

又消吉具儀釋采于文宣王遂御明倫堂發策試
士是時絲綸之降已久故四方粉袍雲集京師操
紙筆立館下以敷陳正統之論者不知其幾也越
數日考官所選纔十一人而金氏子伯仲俱捷仲
為壯元而伯名在二等 上視其卷命挑上甲
科是科也第一甲只二人而仲與伯獨占他人無
與焉鴈行捷秀錦標爭輝已聳動於四方之耳目
而青雲之路發朝甚亟仲拜司憲府監察伯拜尚
衣院直長噫天之所以餉吾老先生者何如是之
厚也其季素稱白眉之良今雖不利曾冠漢城之

解額明春大庭之對亦必為魁為副以嗣二兄藉
使遲一二歲可以持左契而待之然則金氏門閭
之慶蓋未艾也而我 殿下十有四年右文興
學儲養人材之實效於是乎發焉此豈止一家一
鄉之榮光而已耶歲之將膺兄弟謁告省覲于道
州時方荒饑凡科第故榮者皆寢之至是
上特許二君開宴于公堂以樂具慶且以及乎鄉
黨父老夫子不云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二君既
得為衆人所不得為之事身已立矣名已揚矣父
母顯矣盡思所以報上之恩寵乎古之人自期者

則曰平生之志不在温飽以之勉人者則曰惟不
欺二字可終身行之二君操履之純篤吾矚熟矣
思齊古賢固當倍蓰平昔奚待夫人之提撕獎勉
也哉宗直老矣孤危之蹤強顏竊祿凝川奮隱猿
鶴見招倘得南還過道州則當誦燕山靈椿丹桂
之詩而為老先生壽云

送鄭監察錫堅赴燕京序

朝聘之使必有書狀書狀即古書記之任也苟非
博洽通敏之材蓋難能焉我東方自高麗以來其
為任或輕或重趙宋時待我之隆亞於遼金使者

及境及郊亭及館皇帝之勞問咨至錫宴內殿橫
賜御札輒用表狀而陳謝之又於公卿私覲館伴
酬荅若啓劄若詩騷往復不已是皆出於書記之
手當人材全盛之時號能辦此者朴叅故寅亮金
文烈富軾數人外無聞焉逮至胡元以高麗比之
內地設行省官寮時節貢獻雖依舊貫而賓接之
禮實同他邦故為書記者亦無所事於是士之萬
羞恥憎學術而利賞賜者率皆徼幸而冒行嗚呼
中國失其輕重之權而使事如是之懸絕亦可以
觀世變也皇明有天下制度一新綏遠之道上擬

周室雖嚴於內外之辨而所以厚往薄來情文俱備其待國使悉酌乎中館谷思賚既以豐而不責其報謝之儀斯乃惡虛文之不足使外人感動而心服也昔陽村先生之入覲也大祖高皇帝使之遊街應制而卒賜以宸章亦其一時顛倒鼓舞之特恩耳自後列聖靡有隆殺其舊焉由是觀之今之為書記之任似亦輕也然而我殿下享上之誠無所不用其極一行使副必擇其人又况書狀兼為檢察自上介至于吾人僕隸一切非違之事皆可糾理雖無翰墨之責其任不既

重矣乎苟膺是選不可昧昧然和光同塵以取笑於中朝士大夫也較然矣南臺鄭子健甫君子人也今從千秋使朴公捷騰裝告行於余遂榜祛而語之曰士生偏方有至白首而不得踵王國之門見王國之卿士焉今子翩翩然由王國而入天子之庭賀天子之儲闈以近夫日月之耿光不可謂虛生一世也不可謂不償弧矢之志也享錫與便蕃之寵而無叅故文烈之勞子之榮幸為何如也雖然文物之海鷓鷯之行如遇賞音者曰九州之外乃有斯人也此乃余之所望於子者也國恤方

棘不能以杯酒相屬姑叙書記之重輕以為別

送金進士訢序

金君訢李氏之宅相也自其扶杖坐膝之時而鞠之於其外家外翁之撫養也猶韓公之於嗣復忠宣之於司馬既長道之以問學而迄至于有成人見之皆知其無媿於二家之孫焉余疇乎世者也遂祿于京師金君不以世人之待我者待之而責之以古人之事業眷言相好遊從且熟今年春自南齋還朝金君已魁俊造入于大學又騰名於漢城之解額以父故退避南宮不與其試充乎其容

儀之愈慙也泊乎其語言之愈巽也粹乎其中之愈弼也噫士別三日而刮目相對况吾與子離闊至於三年之久宜吾之目愈剗而心愈慕也梧桐墜露金氣橫空金君將促裝離其嚴君往覲外翁於滎川余携手而別曰子在此則有嚴君焉在彼則有外翁焉內以致德於嚴君而外以承歡於外翁其樂為如何也滎雖四五百里之地必忘其津渡之浩淼嶺嶠之嶮巖以屬于基收之鎮也且子學問之功譬之水木焉其流之既導其實之將食不規規於青紫之得而名位決不相捨今陽元

之到其間也其為李氏之尊屬豈無脩容而相慶者乎

永嘉連魁集序

文章小技也而詩賦尤文章之靡者也然而理性情達風教鳴于當世而傳之無窮詩賦實有賴焉苟非豪傑之才其孰能與於此豪傑之才世不乏人而父子祖孫襲燬種武以振發經綸之蘊以笙鏞國家之盛者古今幾何人哉吾東方如牧隱雪谷通亭諸公父子俱有集可枚數者誠難倒指而永嘉權氏之家特與其一吁羨矣哉非惟文章耳

淡墨之榜世世不絕至于止齋所開堂相繼大魁桂林一枝崑山片玉翹舉藝苑輝映若廊其平生立朝大節與夫隆功偉績可頡頏于唐之蕭張宋之王呂吁盛矣哉所聞之子叔強甫能世其業未弱冠而擢巍科由鑾坡而入銀臺今為右承旨權氏詩書之澤方將未艾可知也已叔強甫裒集祖父之遺文釐為若干卷達城徐亞相題其上曰永嘉連魁集宗直目得而讀之二公之詩體段格律實根於陽村之規範而三世制作自成一家質而不傷於俚贍而不傷於夸或典實或冲澹二公不相

上下焉莊周云父不得傳之於子子不得受之於父何二公父子之間若能傳之若能受之有出於思索捉摸之外歟是其天趣之高學問之到各極其稟而命意造語精微暗合若或有傳之受之殆難與衆人語者存乎其中吁二公者真所謂豪傑之才也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闡諸老遺藁往往徹于清讌是集亦當與高靈申文忠寧城崔文靖晉山姜文良陽城李文簡之作並傳而不朽也無幾矣千載之下孰敢以小技而易之哉

送金都事潤宗詩序

成化紀元之六年我 殿下踐祚甫爾臨御經筵日不暇給夏四月命公卿及館閣選三品以下侍講之人倣古集賢殿設員于藝文館非但備顧問於細氈之上而已凡製作辭命記注言動編摩經籍一如集賢故事於是 一善金之慶裕後為副提學文城柳瞻明仲為直提學西河任士洪而毅為典翰檜原金季昌世蕃為應教月城崔敬止和甫為副宣城盧公弼希亮奎溪洪貴達蕪善為校理伊西金克儉士廉烏川鄭徽清卿為副余與齊安崔淑精國華嶽川孫比長永叔為修撰金君與宜

春南李堂希正仁川蔡壽老目之為副十有五人者
分番更直日永三接士林以比之登瀛洲焉是歲
之冬余以母老辭于朝得天嶺而南在郡聞館彌
改稱弘文而一時之人多所遷擢金君亦出為永
安道都事及丙申春余秩滿還朝則在館中者無
善國華數人而已其秋余又得一善而南在官四
年遭天之酷前年春服才闋不意衰朽餘喘復沾
玉堂山林之志未能自勵遂以應教赴召而至則
在館中者皆後進之英也庚寅舊列裕後方位樞
府希亮知奏者之憲長永叔典軍士庶宗正金君

亦或導官而毅雖以罪廢家居往往亦可相晤也
無善持服于咸寧希正製錦于秋城而明中世著
和甫清卿國華五人者登于鬼錄已久有時過其
故宅但見墻歎屋陔蔓草盈除或易主而居者已
至三四矣悲夫人世之事一至斯耶當初被選之
時十有五人者年齒有少長班資有高下學問心
術亦容有不齊者然而自庚寅至于壬寅天道才
一周而其間一榮一辱一離一合一存一歿紛綸
倏忽如有相推相激而然者茲豈人力也哉天也
以已往而知來者之亦如是以一館而知百司之

亦如是以今人而知昔賢之亦如是真可愕而可
慨也已今君與余道同志同關於世亦同官位亦
不甚相遠雖不能同處一館而供職之餘彼此相
尋屬酒賚詩其幸為如何耶君一日示余赴賓幕
時諸公贖行之作要弁其端遂書所感于懷者而
歸之

送李國耳赴京師序

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有以觀其會通而能有所
得者自周以來幾何人哉如吾夫子入周廟而志
三緘之戒吳季札聽周樂而知文武之德於虜不

可尚已後世如韓安國之殺梁王趙咨之答魏文
不過揣摩捭闔之術耳然忠於所事而折服大邦
雖謂之海內豪傑之士可也吾東方邈居海外然
箕子之後詩書之俗藹如也其在新羅唐太宗聞
庾信仁聞之風謂為君子之國其在高麗金富軾
朴寅亮金覲李資諒之徒入宋以文雅迭鳴而人
稱小輩閔漬鄭可臣亦見獎於元之世祖而益齋
先正大為中國士大夫之推重孰謂海外之奧區
而無其人哉曾青丹玕不獨產於南越而駒駘驢
騾不獨畜於中原也久矣成化二十有二年秋八

月吾友李國耳氏賀天子慶節為使介而首燕薊
朝中遊從之賢咸帝于慕華館北奉卮酒以叙別
僕亦廁其末執盞以酢曰吾儕嘗以侯為天子之
士決以此行而卜之矣方今 天子聖明我
殿下恪謹侯度君臣之間情志交孚不啻若周魯
之親雖有韓趙之術無所於用况侯之素所抱負
豈可與揣摩捭闔者同日道也忠信充積於中而
英華溢於背面持此而往雖蠻貊可行况天子之
廷乎况燕趙之人慕義好善乃其天性者乎侯平
日攬盞齋以上諸公之事業必有所服膺今嚙命

而往也其肯出於諸公之下耶由諸公之事業而
上擬吾夫子洎延陵季子之觀也則其所得必深
焉竣事東還以其所得者效之吾王以潤色裨贊
於文明之盛治僕翹足以需矣

釋戒澄遊智異山序

西方之聖莫尊於牟尼東方之山莫高於頭流學
佛者以牟尼為標準則龍樹馬鳴達摩臨濟風斯
下矣吾東方觀山者莫異於是金剛雄于東妙香
雄于北九月雄于西及南登頭流則三雄之在眼
底猶崢嶸然豈唯是也海內之桓岱衡華亦將退

縮之不暇矣澄上人學牟尼者也少事德源君曙
雖斯養有所不憚焉晚耽竺教落彩蒙伽梨徧叅
名山戒行清高為其道者童慕之既而自帶方遊
頭流凌般若躡天王禮佛坐高臺訪仙青鶴洞今
則歛其執錫入奉天寺居焉焚香面壁而坐以示
見其師之所謂性者澄之意非但依歸於牟尼將為
其舊主拓福田壯津筏使之獲來世利益也澄其
亦忠矣哉余仲尼之徒也而愛山則與澄同三雄
皆在遐方不得往遊居常為念歲幸叨守天嶺
頭流在其南境一者與同志之士擺落簿領而窮

其巔焉頗懷仲尼小天下之志至今五年間心神
晏寐未嘗不在天玉峯安得如澄者與之續登茲
峯縱覽山川之融峙鯤鵬之變化日月之出沒以
重快夫方寸之鬱鬱也哉雖然澄之觀動自動靜
自靜余之觀因動而求靜因靜而求動動與靜元
不相離非余與澄故為異也兩師之道固如是余
亦不知其所以然

申文忠公文集序

人之度量何其相遠也程伊川云人有斗筲之量
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有天地之量斗筲之量

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
唯天地之量無得而加損苟非聖人孰能當之余
則以為江河固有滿溢之時豈宜與鍾鼎之量同
日稱也鍾鼎雖大累斗斛則輒滿江河豈斗斛之
所能淋漓耶故惟大賢君子可以當江河之量矣
泛觀古人當之者亦未易多得以今日所見則高
靈申文憲公其庶幾乎公城府弘曠才識博洽通
籍以來至居廟堂以其平日所蘊畜者發而為經
濟之用凡事物之來也迎幾應接左右酬酢人皆
服其愈出而愈不窮而不能測識其涯際正如長

江大河滔滔汨汨容受灌注雖衝風盪激秋水游
至亦不為之泛濫橫流也其使日本也從容風濤
之上如履平地其征北虜也堅臥矢石之間如在
齋閣其視欲投孕婦於海中與夫為夜半移營之
謀者其量之大小為何如哉非徒措諸事業者如
是其為文章皆本之仁義忠信優柔和暢卓犖恢
闊不煩繩削而自有法度兩漢之要妙盛唐之雋
永仿佛於風誦之餘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亦信
其為有德者之言此亦其江河之量弘涵演迤而
遇風成文音變百出非可以筆墨蹊逕而求之者

也宗直窮鄉晚進始自提院辱公之知公之註兵
將說也叨溫屬官一日承稟於門屏公方與客飲
一言近譽于四座所以開發成就之恩何敢忘諸
公歿之幾年我 殿下思念舊臣徵其詩文公之
子吏曹判書浚令從子禮賓副正從護編集為若干
卷而進遂 命校書館用鑄字印布宗直因撫卷
而歎曰公之勲德有不可以此盡者而公之氣既或
可以此而得其萬一在世之日經邦論道丹青化
胡可勝數而今者又以遺文上徹 清讌播之四方
公之存歿皆有光耀焉宗直嘗愧無公之廢報故於知

賀
資

待茲蒙見屬為序竊以托名文字間為幸祇表公
之曠度弘量以備他日索隱述賸之賀云尔

尹先生祥詩集序

經術之士劣於文章文章之士闇於經術世之人
有是言也以余觀之不然文章者出於經術經術
乃文章之根柢也譬之草木焉安有無根柢而柯
葉之條鬯華實之穠秀者乎詩書六藝皆經術也
詩書六藝之文即其文章也苟能因其文而究其
理精以察之優而游之理之與文融會於吾之胸
中則其發而為言語詞賦自不期於工而工矣自

古以文章鳴於時而傳後者如斯而已人徒見夫
今之所謂經術者不過句讀訓詁之習耳今之所
謂文章者不過雕篆組織之巧耳句讀訓詁奚以
議夫黼黻經緯之文雕篆組織豈能與乎性理道
德之學於是乎遂歧經術文章為二致而疑其不
相為用嗚呼其見亦淺矣居今之世有能踔厲振
作拔乎流俗上探孔孟之闡奧而優入作者之域
者豈無其人耶無其人則已如有之世人所云不
亦誣一世之賢也我故某官襄陽尹先生乃吾所
謂其人也先生資稟純篤學文該通其於義理之

精微多有所自得故能奮興於鄉曲而羽儀於朝
著處曾監前後二十餘年提撕誘掖至老不倦當
時之達官聞人皆出其門師道尊嚴陽村以後一
人而已為文章雖出於緒餘而平易簡當乍見若
質俚而細玩之綽有趣味皆自六經中流湊而成
同時據臯比如金樞府末金司成伴金文長鈞經
術則可為流亞而文章則不能與之爭衡焉先生
真所謂有無人之德之才者也其平生所作不為
少然而旋作旋棄不畜一紙先生之子前軍威縣
監季殷余之同年進士也僅收拾於散逸之餘得

若干篇錄為一帙要弁其端余曰先生之歿雖久而
至今東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其所口授弟子經書
精粹之語自縉紳學士以至韋布之徒無不筆之
於書而傳誦之作人之盛太史氏又紀諸汗竹不
一再為事業炳炳足昭來世今此殘篇斷簡雖不
傳庸何傷然父母之遺物雖巾履佩觿為子者尚
欲謹藏而保護之况詩文者出於親之肺腑成於
親之咳唾者乎宜君之拳拳於收拾以貽子孫於
無窮也余亦私淑人也敢不樂為之書

皇華集序

吾東方國於海外自漢氏以來中國之士奉天子
之命而來使者史不絕書其於道途觀覽人物交
際之間或有所感寓形諸賦詠者蓋亦不少然唐
之樂鵬龜托以遊賞山川而竊行鎮壓之術宋之
徐兢諉之纂述圖經而因懷窺覘之謀瑣瑣小夫
烏足尚哉其儀觀之偉清操之厲東人望之如秦
山喬嶽即之如水壺秋月至今照映簡策稱誦而
不置者呂丞相端一人而已所恨者使事之暇豈
無霏屑咳唾片言隻句之遺者而泯泯無傳焉是
則當時不謹於收拾珍藏以圖永久豈非後人之

不幸也歟欽惟 皇明混一區宇四方萬國無
問海內外悉為臣妾以朝鮮世被聲教恪守藩宣
之寄凡有大慶大誥必為之特選使介以寵綏之
其在 祖宗朝有若端木公智祝公孟獻倪公
謙司馬公洵陳公鑑陳公嘉猷張公寧祈公順實
膺其選接武以來茲數君子學問之高文章之富
小邦之人耳之目之且有親薰而炙之者矣今我
皇上嗣守大寶與天下更始於是乎翰林學士章
貢董公工科給事中浙東王公又輟侍從之班來
布德音於萬里圭璋聞望符綵相輝其學問文章

無讓於端木以下諸公而其水槩之操則直與呂
丞相頡頏於數百載之上噫皇朝 神聖相承作
育人材朝廷庶位鎗鎗濟濟莫非大雅之吉士茲
可驗也已二公在賓館纔及五日而旋節言旋我
殿下慕之無已留之不得則命臣僚裒集二公所
作詩文若干篇亟下書局摹印將使四方後世得
以知 皇上眷顧小邦如是其至而二公之清
風峻節足以稱天子之使而為皇華之楷範也某
幸獲而窺其一斑焉因撫卷嘆曰盛矣我炳炳乎
琅琅乎屬思而風雲自動揮毫而金石相宣海甸

之山川草木亦與彼乎黼黻之光華宜與倪陳祈
張諸公之作並傳于東土也且其驟駢初東之日
其詩少自國都還鴨綠之日其詩多豈不以思綸
未頌靡盬之懷不暇於吟嘯而竣事之後志氣舒
暢咨諏風土自有沛然而不可禦者乎二公可謂
真知輕重弛張之君子矣玉韞山輝殊潛岸暈米
家書畫有虹貫月斯言果信則國使之入燕薊也
有望氣者必曰析木之分有異氣騰空當有異書
在其下矣

佔畢齋文集卷之一

